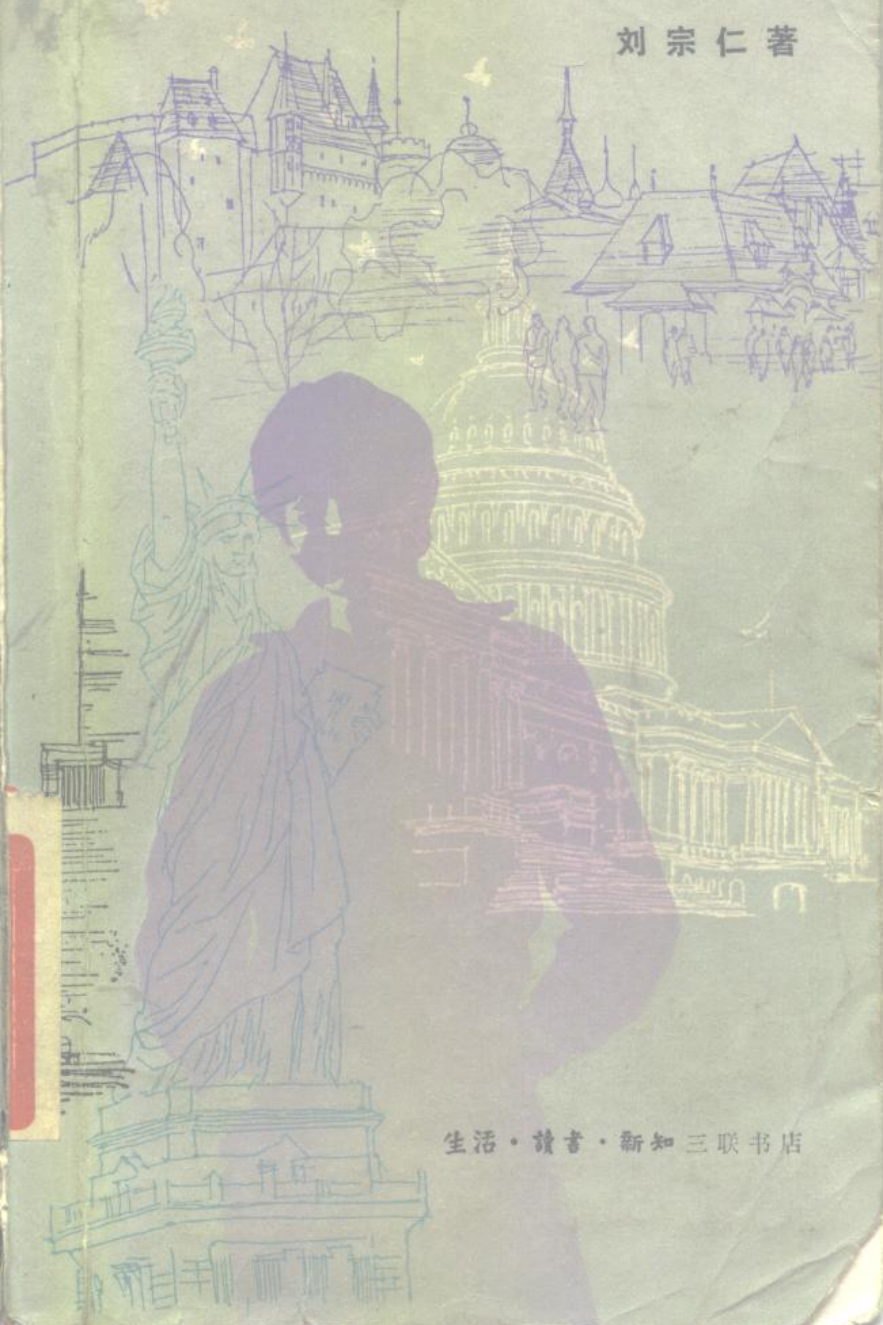


大熔炉两年

刘宗仁著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大熔炉两年

1930—1932

刘宗仁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大 熔 炉 两 年

DARONGLU LIANGNIAN

(1980—1982)

著 者：刘宗仁

责任编辑：秦人路

封面设计：马 宁

出版发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787×960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177,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10002·118 定价 2.10 元

在美国，除印地安人外，其他人都是移民。来自世界各个角度，汇集了各民族的文化。美国人称他们的国家为“大熔炉”。

0123/26

目 录

应考出国	1
出国准备	2
腾云驾雾	5
到了华盛顿	9
麦克纳特家	15
异乡为异客	30
圣诞节的来临	36
参加节前聚会	41
旁观芝加哥市议会会议	50
山间别墅	60
圣诞节的礼物	66
节日过后	71
开学了	75
第一个朋友	84
形影相吊	89
一次小型少数人种聚会	94

听“蓝色音乐”	100
递送报纸信件	102
乡愁	104
美国新闻界	108
四个中国留学生	117
转学	120
芝加哥的不安全	132
美国的黑人	142
美国人交所得税	145
伊里诺大学生活	148
美国下层的流浪汉	154
美国也有破烂市	159
闯出去交朋友	165
参观黑人区	176
城市中的民族区	182
美国朋友巴巴拉	188
参观女子监狱和少年管教所	194
他乡遇故人	200
活跃的校园	205
朱莉教授的语言校正中心	215
西北平原的农场	220
一个偏远的中国餐馆	234

流动农工	236
淳朴的乡村人	239
到一个小镇过感恩节	242
最冷的一天赴聚会	246
洗澡·打电话·看电视	250
美国有很多节日	257
接受一位陌生人的邀请	261
玉米地里的乌托邦	264
洗蒸气浴	267
美国标准	268
一个似乎完美的家庭	279
基督教的朋友	283
物质诱惑下的两种对立心情	297
一群单身汉的生活	301
美国的耗子特别大	316
“天赋之国”	321
回归自然	327
美国独立节	332
美籍华人	337
世界博览会	349
中国商人会赚钱	364
归心似箭	368

在旧金山 ····· 376

后 记 ····· 381

应考出国

一九八〇年五月，高教部给外文局三个英文翻译出国留学名额。外文局下属的七八个出版单位各派两三个人参加考试，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领导让我和另一位英文翻译报名应试。

参加考试的人总共有十八名，大部分是一九六八年以前正牌大学的毕业生。我呢，一九五九年初中没毕业就参了军，一九六五年复员到外文局外语训练班学英语。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刚学完许国璋编的英语教材第三册，就“停课闹革命”了。一九六八年，我被分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一九七〇年被打成“反革命”，先在机关食堂烧了一年火，又被送到茶淀农场“劳教三年”。仔细一算，我没学几天英文。但是我读了不少英文小说，领导让我试一试，自己心里多少还有点“底儿”；再说，我没有包袱，考中了，算我为没有“文凭”的人争口气；考不上呢，人家都是大学毕业

生,我也不丢人。

由老翻译组成的评卷小组把我评为“第一”,我很高兴,急匆匆地到处求人写推荐信,向国外的大学发信联系(高教部可以为我们联系学校,但要等很长时间)。中国建设杂志社英文组新来了一位美国专家,名叫隆·道尔夫曼,他答应帮我联系。他给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打了个长途电话,我的事就算谈妥了。一个星期后,西北大学寄来了“IP66”表格,我赶紧填好,送到高教部去。八月底,高教部通知我到北京语言学院集训,说将在十一月中旬启程赴美。

确定出国前,我心里很急,唯恐有什么变故而出不去。没想到,事情竟会这么顺利,从公布考试成绩到集训,还不到三个月时间。

出国准备

一九七九年以后,国家接连派出大批人员到国外留学进修。我们那次获准出国的有八十四人,已经是第二十三批。出国前说是要集训一个星期,其实主要只用两个半天。先是请了一位外交部的人讲了两个小时的西方礼仪,告诉我们怎

样使用刀子叉子，怎样把餐巾放在膝盖上；还嘱咐我们，穿西装系领带时应把领扣扣上，不系领带时要把领扣松开，如此等等。高教部的一位干部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服务等等。

集训大部分时间用来填表格，各种各样的表格都要逐项详细填写。那位高教部负责填表的年青人对我们这帮从没出过国的人很不耐烦，看那颐指气使的劲头，好像我们这些人能够出国是他恩准似的。以前，我总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就是经过那次反复地填写我才记住的。

我们每人领到七百元置装费。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四十九元五，我妻子和我一样，加起来才九十九元整。每月除了交房租水电钱，其余的工资全花在吃上。中国人好面子，派出去的留学生不能穿得太寒碜，发一笔钱买点儿像样的衣服。语言学院还给我们开了介绍信，让我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买东西、做衣服。

我妻子特意请了假，陪着我去买东西。又想便宜，又要拿得出去才行。和我同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的美国专家隆·道尔夫曼告诉我，作为

一名美国学生，一定要有一条牛仔裤。我问他，什么是牛仔裤？他说，是一种用粗棉线织的布做的裤子。我把岳父给我的一件劳动布工作服拿给他看，他说这不是牛仔裤。我记得报纸上说，苏联人用高价在黑市买走私的什么美国裤子，可能就是牛仔裤了。不过，既然苏联都不准公开卖牛仔裤，恐怕在中国就更难买到。可是，隆·道尔夫曼说美国学生都有牛仔裤，我说什么也得弄一条。虽然连续几天到处奔波买东西，已经很累了，可为了要当一个像样的“美国学生”，明知是徒劳，我还是骑着自行车跑了大半个北京城才死了心。

隆·道尔夫曼说，中国衣服太肥，穿着不精神。他主动提出陪我到红都服装店去选料子、做衣服，还随身带了他自己的一套西装供裁缝参考。十月初的时候，我们都穿毛衣、棉毛裤了。隆·道尔夫曼的个子比我矮，我套上他的西装，绷得紧紧的。我妻子一个劲儿地对量衣服的师傅说：“再肥点，再肥点，要不再套上件毛背心就更紧了！”

“红都”不是我这样的土包子去的地方。到那里的其他中国人，大都穿戴入时，可能不是高干，就是“关系户”。要不是有外国人陪着，又坐着社里的小卧车，我恐怕连门都进不去。也许是看“老

外”的面子，那里的师傅对我还算客气，而我却早已如芒在背。我妻子倒是从容不迫，看不出有我那样的自惭形秽之感。看来，我的虚荣心太强。十天后，试衣服时，我再也不好意思麻烦隆·道尔夫曼陪我去。时至今日，只要是陪外国人去友谊商店买东西，我从不进去；非万不得已，我也不去大宾馆会见外来的朋友。

由于我的懒惰和“小气”，七百元的置装费没花完。我在西单商场，花了十八元买了一只处理的软帆布手提箱；大衣也没做，做了一套西服。隆·道尔夫曼说，美国正兴中国热，中山装很时髦。在这位美国朋友的怂恿下，我做了一身料子较高级的中山装。后来发现，我上了当。在美国，没有人穿中山装。回国后，又觉得那身衣服太扎眼，穿不出去。

腾云驾雾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气很冷。我将乘夜里十二点多的班机离开北京，十点多钟才从家里出发。让社里的司机在深更半夜里跑那么远的路，真过意不去。好在我跟张师傅很熟，请他

早点到我家来，临走一起吃点夜宵；否则，在机场蹲上两个多小时受不了。我没让社里来人送行，我讨厌这种形式，明知人家不情愿，何不谢绝呢！这样，双方都方便。我们一家子同张师傅在一起，比有一位领导在场，大家没话找话说自在的多。

我妻子风云和儿子刘泽，都是第一次来首都机场。从二楼窗户向外看，停机坪上有许多飞机。张师傅带刘泽去看飞机，好让我和妻子多说几句话。那些天，我们一直一起在家忙着整理行装，此刻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话要说。能说什么呢？我又要离开她了。我被送进茶淀农场劳动教养时，刘泽才三岁半。她背着个偌重的政治包袱，带着个不懂事的孩子过日子。后来，又带着孩子去干校劳动。逢年过节，还得领着孩子坐四百多里火车，到茶淀来看我，真是难为她了！回想在香山外训班学习时，她胖乎乎的，走路像皮球，一蹦一蹦的。才几年时间，她的颧骨突出来了，皮肤也失去了光泽。这都是被生活折磨的！现在，虽然刘泽已经十岁了，还是很拖累人啊。

我的行李很简单：一只装着四季衣物的帆布手提箱，加上一个装着零碎用品的黑色手提包。同行的人都大箱小箱的。我一是没有，二是不敢

带，怕麻烦。十一点半过海关，手提箱放在传送带上送了进去。我没出过远门，心里直犯嘀咕：要是把箱子搞丢了，到美国后就可就买不起了。

行李运过去后，人也紧跟着往里走。我想跟妻子再说几句话，可又不知说什么好。“照顾好你自己呀”，“别为了省钱和自己过不去”，这类话说多了，就显得太贫。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我急忙插到同行者的队伍中，随大流往前走。过了海关回头一看，妻子领着刘泽正盯着我，她掉眼泪了。妻子是从来不肯在人前流泪的，一九七三年我被送去劳动教养时，她都没哭过。我心一酸，眼泪也止不住。我向她挥挥手，急急忙忙地随着人群往里走。我茫然地觉得，海关那面就是另一个陌生的国度。

我们这次同行的共四十七人，有三位女士；其中，唯一一名出过国的男士，被指派为领队。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这么漂亮的飞机。在部队时，有一次紧急转场，我坐过一次苏式“安尔十四”飞机，颠簸得很厉害。一九八〇年，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通航，我们坐的飞机要绕道西欧，再从伦敦飞往华盛顿，需要二十多个小时，飞这么长的时间，我真有点发怵。郑振义安慰我说：“没事

儿，波音七〇七飞机稳得很。”他还教我在飞机上怎么吃东西可以减轻头昏。郑振义是北京航空学院的讲师，和我一样，也去芝加哥，只是不在同一个大学学习。他是一个热心肠，见过世面的人。

飞机里很热，我在厕所里把棉毛裤脱了下来。飞机后半截坐舱空着，我找了个位子，躺在那儿睡觉。但总是迷迷糊糊的，睡不踏实。十二点四十分从北京起飞，我们往西跟着太阳飞，所以十多个小时后才见到太阳。天亮时，我们正好飞临地中海上空。别人都兴致勃勃地凭窗看海，议论纷纷。不知怎么着，我却打不起精神来。按说，既然已经出国了，就该趁机欣赏欣赏海外风光。而我却老是在琢磨着：何必要出来呢，干嘛不留在家里？早晨上班，晚上回来，做做饭，看看书，不是很好吗？

飞机在德国福兰克林机场加油。我们到机场的免税商店去转转。去的人都穿西装，就我一个人穿着中山装，像个官方代表团的大员，很惹人注目。我赶紧脱下上装搭在胳膊上，也顾不得冷了。商店里的东西可真多，而且还很便宜。收录机，各式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可惜我没钱不能买。从北京出发前，我们每人发了五块美元，都集中在领队手里，说是留着路上应急用。我们像幼儿园的

小朋友跟着阿姨逛大街一样，紧紧地跟在领队后面，生怕走丢了。

十八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伦敦。中国大使馆派来一辆大轿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一起装上去，急急忙忙地穿过市区和郊区，到另一个机场去赶一架飞往华盛顿的美国班机。我从小说里得知，伦敦常年被大雾笼罩着，满天煤灰，比冬天的北京还脏。可我们这次经过的地方都很漂亮，空气也很清新。每一座小洋房前面都有草坪；大街上的行人很少，很多地方美得像图画一样。好几位同伴都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能在伦敦停一天，参观参观就好了。

到了华盛顿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我们离开伦敦。在这之前，在路上已经过了近二十个小时，我感到累得很；而从伦敦到华盛顿，还要在大西洋上空飞五六个小时。离美国越来越近了，我开始想：美国人会怎么对待我？听说美国人都很傲慢，一想到不管喜欢不喜欢，今后都要硬着头皮同他们打交道，心里就觉得别扭。